

# 台湾追踪：下架食品都去哪了？

本报记者 陈晓星文/图

食品安全问题本周在台湾又上了头条：屏东县一家养殖场长期回收超市下架食品，但拉回来的过期肉、蛋、果菜不是喂猪，却整个吞后转卖给餐厅，几年来被无数消费者咽进肚。

## 吃了5年的“回收肉”

市场下架的过期食品，在台湾有“废弃物清理法”规管，按规定，市场要与合乎资质的回收业者签约，将过期食品交回收业者用作饲料或厨余处理物。市场必须逐笔记录清运食品的日期、数量、名称和回收业者。

此次案发的屏东养殖场场主也是合乎资质的回收业者，多年来在高雄市的大超市回收过期生鲜食品。他们将过期食品清洗、去异味杂质后再包装，卖给早餐店、自助餐餐厅、便当店。办案人员接到举报到养殖场取证时，当场查获正在被清洗和包装的过期食品，并在冰箱和仓库内发现过期的水产品、肉、水果等140多公斤。办案人员初步确定，这家业者已经卖了5年的过期食品，这意味着消费者吃了5年本该喂猪的“回收肉”。

目前，与养殖场签约的超市表示，合约明文规定过期食品用于喂猪不得转卖，而且每次

交运都有记录甚至有录像存证，他们一切合法。如果合法也不能保证食品安全，那就更令人失去信心了。

更何况，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亲自率队检查了19家超市，结果有18家未按规定与过期食品回收业者签约，连纸上的约定都没有，交运记录也没有，过期食品去向无可查，更令人担心。台北市的情况也不理想，台北市环保局与卫生局联合检查了16家超市，16家均无与回收业者的合约，也无清运记录。二市已决定联手追查超市过期食品、饭店餐厅厨余流向，了解其中清运、处理与再利用的各个环节。

## “无毒栽培”也有农药残留

近日，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针对台湾八大连锁超市果菜进行农药检测，共采样65件，近七成检出农药残留，包括标榜“无毒栽培”的菜；其中8件残留超标，茄子超标13倍、青椒超标8倍，还在小白菜中验出“胺杀灭”剧毒农药残留。绿色和平对此次检测结果表示“难过”。

几乎同时，台湾食品药品管理部门公

布2家的花生粉黄曲毒素超标，一家是知名火锅店制作酱料的花生粉，还有一家来自桃园永安农场食品厂。此外，一家知名品牌的蜂蜜被验出只有四成蜜，其余全是糖等添加物。虽然被点名的超市都表示马上下架不合格商品，但《中国时报》发表社论指出，总是在黑心食品新闻见报后，各部门表现“作秀式”的3分钟热度，如此作为，如何彻底查缉黑心食品？这次如果不是屏东县回收业者案发，全台湾各地超市的过期食品去向都无人追问，环保局也不会进行稽查。食安是长期抗战，一点一滴的累积才能发挥长期吓阻效果，不能爆一次查一次。黑心食品层出不穷，而且绝非始自现在，药水豆芽一查出来，才发现已经卖了9年，这回查出回收肉，也已经卖了5年，这些黑心食品逍遥法外多年，说明管理部门长期执法监督不力。如果食安问题不间断，人民如何吃得安心？管理部门还得再加把劲。

## 百姓无奈重回小作坊

不间断的黑心食品消息打懵了过小

日子的老百姓，如果知名品牌、大型超市、有品质保证徽章的商品都会出问题，消费者无所适从，不少人选择回到外婆的年代，相信巷子深处老邻居的小作坊。

黑心食品令一些没落的传统行业红火起来，比如制油作坊。彰化芬园乡有一家老油行，传了60多年到了第三代手中，随着超市和便利店的兴起，再加上种花生的越来越少，10多年油行的顾客就剩下左邻右舍，经常一整天没有一个人上门，收1000元（新台币）都稀罕。2013年台湾爆出大陆假油案，油行就开始兴旺起来，先是老街坊来抢购，然后有新顾客上门，3天内将库存一扫而空。还不断有人打电话询问：“你们的花生油有花生吗？”“你们是真油吧？”店主啼笑皆非。现在，每天上午还没开门就有人在门口等油，榨油时一有香味飘出，邻居就会来问：“是不是有油可买了？”本来打算放弃油行去澳洲打工的年轻店主感慨：“爸妈坚持的好油，终于在食品危机中被人看到。”

另一家老油行一直做代工榨油的生意，俗称“油车间”，业者表示，虽然假油、馊水油事件已经带过去了，但至今自榨花生来加工油的顾客还是不少，“没想到食安风暴扭转了老油行的命运”。

但传统制作的小作坊毕竟满足不了现代社会的需求，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是逃不过的课题。



伍叔是香港人，是长沙湾大厦的管理员。

# 香港官员献艺敬老

小夏

11月15日是香港的长者日，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与政府主要官员在礼宾府举行茶叙，与约100名来自香港各区的老人欢度长者日。

参加茶叙的老人一边享用茶点，一边欣赏官员们登场表演节目。署理财政司司长陈家强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樑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、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张永正打头阵，高唱《旧欢如梦》和《分分钟需要你》。

其后，保安局局长黎振国、教育局局长吴克俭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等官员献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则与“大唯鬼（卡通形象）”合演“栋篤笑（单口相声）”，宣扬惜食和减废的观念。谭志源与民政局副局长许晓晖演出折子戏《紫钗记之剑合钗圆》。

梁振英和夫人梁唐青仪率全体官员在茶叙结束前一同高唱《长者日歌》，并向老人送上福袋。

为推动敬爱长者的文化和鼓励社会关怀长者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自1979年起，鼓励各安老服务机构于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举办“老人节”活动。香港特区政府1993年将“老人节”改名为“长者日”，借此表达对长者的尊重和肯定长者的贡献。

# 香港伍叔

方政

初到长沙湾大厦那天，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管理员，普通话好，人也热情。晚饭时，我下楼发现管理员换了一位50岁左右的阿叔，头发黑中间白，肤色白润，眼睛细小，不讲普通话，只是将广东话讲得慢一些，他拿出一张通知，下面署有“伍先生”三个字，于是我便称他伍叔。

我下班晚，回来时都是伍叔在当班，开始只是打打招呼，后来我广东话学得多了，也能简单“倾解”（聊天），讲不清时伍叔就拿出一张旧的大厦通知书，我们把要说的写在反面，然后接着再讲。

我了解到伍叔有糖尿病，没结婚，没有子女，家中父母尚在，姐姐早已出国，偶尔会回来看看父母。伍叔平时做工，休息时就去父母那里看看，伍叔经常自嘲说自己没出息，然后哈哈一笑。

有次我下班回来，伍叔说我有“好嘢畀我”（有好东西给我），说着拿出一包鱿鱼丝来招待我，说“好好味”（好吃），我吃了几条，伍叔看我喜欢就整包送给我，我没推辞，讲声“唔该”（太感谢了）拿着上楼了。我回山东探亲，带回家乡的萝卜给伍叔，他开始也是推辞，我说要他带给他的老父母尝尝，他说声“谢谢”收下了。

周末有闲，我们就多聊一会儿，我问伍叔周末都会干什么，伍叔说去“睇戏”（看电影），还随手掏出几张电影票根来告诉我最近看了什么电影。什么时间去会“平响”（便宜些），哪里的影院人会比较少等。我又问他要不要找个老婆一起生活，伍叔听了哈哈一笑，说年轻时贪玩，光顾自己享受，没攒下什么东西，到老了也不想连累麻烦别人。

说到这里，我突然对伍叔的过往产生了兴趣，向他打听，他一直不肯说。直到有一次谈得有些晚了，他才提起从前是在机场工作，待遇也不错。每年赚了钱，就坐飞机出国旅游，去过很多地方，钱花完了回来再挣，攒够了钱再出去玩。还有，伍叔突然神秘地告诉我，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女孩子都很热情、奔放的。我听得有些下巴脱臼。伍叔回过神来，说“唔阻你，早啲”（不打扰你了，早点儿睡）。

后来我父亲生病，我跟伍叔说我可能要提前回去了。伍叔说，现在医疗这么发达，都有得医，自己要多保重。伍叔的故事，感觉与伍叔分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但凡有机

会，都在楼下和他多聊会儿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请伍叔再讲讲年轻时的事，伍叔先是哈哈一笑，然后又叹气。据伍叔说，当时在机场的工作还算不错，挣钱不少，而且还能经常去旅游，有一段时间他还挺满意的。但日子久了就觉得不满足，总想找些事干。他和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商量，大家决定“夹份”（合伙）开个麻雀（麻将）馆，每人出一部分钱。年轻人说干就干，麻雀馆就开起来了，不过经营情况不是很好，后来其中有人偷偷把钱抽出来跑了。伍叔的积蓄都被人“厄”（骗），很受打击。他带着仅剩的钱到深圳，过了一段花天酒地的生活，把花花光，灰心丧气地回到了香港。

然后呢？我问。伍叔说，你身体怎么样。伍叔说，就那样，人各有命，不强求。再接下来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对话了，加上我离开这一段，粤语退化得好快，听也很吃力，他有几句我没听明白。我们就这么默默又坐了一会儿，喝完饮料，起身返回到长沙湾大厦楼下。

# 台湾无「八路」

小霞

都说台湾的公车街道没有“八路”，但谁也没认真去数过。近日，台湾媒体报道，基隆市前民政局长说，基隆的街道从爱一路到爱九路，独缺“爱八路”；从义一路到义九路，也不见“义八路”。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后，基隆市区道路重新排序命名，以“爱”和“义”为街道命名，“爱八路”和“义八路”的路牌都钉好了，这两条路上的户籍登记也已完成，但被当时的省政府发现后，承办的主管被记过调职，“爱八路”也被改成了“刘铭传路”，“义八路”被改成了“中兴路”。

这段讲述有据可查，翻阅档案可找到1950年5月台湾省政府民政厅的公报，上载：“省府准予备查，同意基隆市政府将爱八路改名为刘铭传路。”这当然缘于当年的历史，国民党难容共产党领导的“八路军”。现在，历史已成过往，基隆市的文史工作者王志明表示，习近平、马英九都能坐在一起谈话了，“刘铭传路”、“中兴路”也脱尽了当时的敌对色彩，成了基隆的特色。这两条路上的居民说，附近的路都是“爱”字头和“义”字头，只有他们的路与众不同，有的居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。还有的游客以为刘铭传曾经在这条路上住过，常向居民打听。现在虽然两岸关系好了，但他们对现有的路名已经熟悉了，就让路名承载着这段历史吧！

# 星光影廊

港铁尖沙咀至尖东的部分行人隧道已变身“星光影廊”，展示香港电影的发展轨迹。

谭达明摄

